

地名记忆



凡攸县人,没有不知道接官亭的。接官亭位于攸县县城的东北方,是城乡接壤处,从城中心伸过来的文化路街道与迎宾大道在此相交。迎宾大道是东城新区的主干道,也是内环道,既贯穿省道S315又直通岳汝高速。显然,在县城,接官亭的位置得天独厚。

期积淀与浸润,接官亭真的少了一些浊气俗气的气味。

三

接官亭还有个生活气息浓郁最富有人情味的地方,就是接官亭农贸市场。这市场以前就在一中门口,占道经营。2001年,政府把一中对面一口大塘填了,建成一个中型菜市场,鸡鸭鱼肉,生鲜蔬菜,应有尽有,整个城东市民一日三餐所需有了切实的着落。不用费多大周折,不出城照样感受到乡野的鲜活质朴和让人心动温暖的泥腥的气息。这些实在的别处无论如何体味不到的东西,随着时令季节的转换而悄然变换着颜色形状味道,不时的惊艳,让人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欢喜和感恩。

因工作关系,我在接官亭住过17年。若不是眷恋故土,向往梦魂所牵的乡野,从单位内退之后,我是不会变卖房舍,重又住到市老家的。记得回来的时候,我仰起头,微微地笑着,完全一副小孩子去住美丽的新家的样子。过了些时日,总有一些时辰依然让我想起接官亭那些曾经,心坎也是一阵阵的温热。

四

让接官亭名扬四方的当然远不止这些。琢磨琢磨名字的出处,想一想所在的位置吧,有没有尽可能展开想象的丰富的空间?

早期的县城离接官亭约六里,出城的官道往东穿山过坳,走州达府,所经第一个人烟较稠气象出众的地方就是接官亭。相传,州府直至朝廷有官人来攸,或督察巡视,或指引事务安抚百姓,必经此大道。大员一路风尘舟车劳顿,靠近县城先在此处小憩。县官公差,本地贤达,早早洗净衣冠恭正地来此处迎候。完成见面礼数,侍奉香茗香烟果子特产,上下接洽妥当融通顺意了,才接了大员一干人马浩浩荡荡进城去。事体既如此隆重盛大,又正大光明,岂可在无遮阳挡雨的敞地敷衍进行?于是亭子巍然而立,飞檐宽大气韵十足,亭顶高耸壮观,那是肯定且必须的。想必那亭子有个雅名,又不失了气度,在意义的理解上也让百姓可以感觉到亲近。时至今日,那名字一直未留下任何痕迹,就连亭子本身也是早已没有了踪影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亭子一定不会赫然写上“接官亭”三字。取名人的头脑怎会如此简单贫瘠?但千真万确,延续下来的居然是“接官亭”这个名字,这真有点匪夷所思。

我专门查过县志,想要得到关于接官亭这地名的确切信息,上翻下翻,无片言只语。我又上网,网上赫然在目该处的地名是“万古桥”,叫“万古桥社区”。关于“万古桥”,县志里也无蛛丝马迹。

接官亭成了万古桥下的一个小地名,其光彩和风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经久不衰和日新月异。按照攸县县城“两江(攸河、洚水)四岸”发展规划和城市东移的发展路径,接官亭,这个昔日出城“接官”,今日城乡融合的处所,成为攸县新城的又一个中心,不是指日可待么?

灶台

易裕厚

我的老家在渌口区的一个村庄。父亲常年在外奔波,家中的农活和事务大多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

20世纪70年代,家里住的是几间土砖屋,厨房的灶台是土砖堆砌成的,灶周边用泥巴拌草筋糊着,只有灶面上才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。母亲年复一年,一日三餐地在土灶上煮饭炒菜。

那时的土灶烧的是稻草。每年“双抢”,母亲和姐姐就会把脱了谷粒的稻草一个个捆扎好,晾晒,待晚稻秧插完后,再把稻草挑回家。年幼的我挑不起担子,就用尖尖的禾秆两头各挑上几个稻草把,一趟又一趟,像蚂蚁搬家一样往家里挑。

秋季晚稻收割完后,稻草也会堆放在干田里直到晒干才挑回家,晒干的稻草最后都会储放到家中架屋的阁楼上。母亲时不时地抓一捆出来,扎成一个个小草把,码放在厨房角落。待做饭时,就用火柴点燃,丢进灶膛。稻草把很干燥,容易着火,但不耐烧。一年下来家中堆存的稻草是不够的,那上山砍来的柴火就成了灶火的另一来源。母亲经常带着姐姐在天晴的日子,携一把弯刀,背一根扁担或挑着扁担,到几里远的大山里,寻找干枯树枝或那长长的茅柴砍下,打成捆挑回家,适当晒干后留待冬天烧火做饭。

那时的冬天,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柴火不够。砍柴也就成了姐姐和我的主要家务事。记得有一次,我吃过中饭,到一个山冲里去砍柴。砍得太多,柴太重而挑不起,我又舍不得丢掉,只好咬牙挑着柴担走一段歇一段,慢慢往家里挪。天黑了,见我还没有回家,母亲打着手电来找我,看到我我被扁担压得通红的肩膀,母亲心疼不已。

后来,家里建了一栋两层的红砖楼房。母亲的灶台也改由红砖砌成,灶身全部披上了厚厚的水泥,显得干净多了。更重要的是除了大柴灶,旁边还有一个藕煤灶。可放三节藕煤的炉灶,用铝锅煮饭蒸菜很方便,平时还可以烧开水,而且灶旁的水缸还能经常储备热水,让我们秋冬季洗手洗澡免了临时烧水之烦恼。

藕煤灶好用,但要及时换煤,才能一直保持灶火。早上,母亲淘好米,放入铝锅中,直接盛在煤灶上,二十多分钟后饭就熟了。有时蒸饭还连带蒸几块鱼或两个石灰蛋,就更省事了,我上学的早餐也就一并搞好了。母亲从此再也不用摸黑起床做早饭了。自从用上藕煤灶,我再也没有上山砍过柴。

岁月流淌,姐姐们先后出嫁了,我也考上了大学,参加了工作,在城里安了家。母亲越来越年迈,随着液化气灶面市,我花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送回老家。刚开始,母亲看着这新鲜玩意儿不敢用,总是说用藕煤灶顺手,这液化气灶不安全。直到后来,我一步步,一次次地告诉她怎么打火,怎么关气,她才愿意用了。

液化气灶火大,炒菜做饭省时又省事,母亲用多了自然就习惯了。她笑着对我说:“想不到这家伙还真好,做饭快,油烟子也少,而且灶台上干干净净的。”就这样,家里重新翻了一个现代式的灶台,全水泥的案板,贴上了光亮的瓷片,还配了一个碗柜。

早一阵,我又回到老家,母亲一脸高兴地对我说:“村里要通天然气啦!市里决定在一些乡镇铺设天然气管道到乡村到农户,我们镇是试点范围,以后做饭更方便啦!”我一听也乐了。天然气管道到了家,打开阀门就可供气,年老的母亲再也不用操心换液化气之事,再也不用担心做饭时气量不足了。

从柴火到藕煤,再到液化气、天然气,短短几十年,变化的不仅仅是母亲的灶台,更是老百姓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意识和理念,让老百姓的幸福获得感不断增强。

站在家乡,我看到了,青翠葱茏的山林,碧波荡漾的绿水,以及那飘浮着白云的蓝天,还有满脸皱纹的母亲在明亮的灶台前忙碌时露出的幸福笑脸。

灵龟寺

亭子不知在何处的接官亭

铁古陶

人们熟悉接官亭主要还不在于此,那是为什么?问问去过灵龟寺的人就知道。

接官亭附近有座峰,叫灵龟峰,立在从东面浩荡而来的洚水河畔,其巅不高,一峰独秀,如龟出穴,踞水上游,享有县城第一峰之美誉。峰顶一寺,叫灵龟寺,建于明末,四季晨钟暮鼓,烛光长明,香烟缭绕。对河一片沃土,平展阔大,叫白茅洲,洲上屋舍井然,树木葱葱。这里一直以山奇水秀,洲平林静,寺深径幽而胜名,引得多少文人墨客僧侣道徒慕名游览!清代攸县人陈之馥曾有一联:灵龟峰上生枫风吹枫动峰不动;白茅洲畔行舟浪打舟行洲不行。此联是对此处景观形象的写照。据传,攸县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谭震林曾在此避难,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。

1984年,灵龟寺被公布为株洲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自此,进行过四次大的修建与改造,先后完成观音阁、神农阁、大雄宝殿、朝拜寺、斋室的修改、建造,延续了曾经一度凋敝的香火,增添了灵龟寺的神威与光彩。如今,每日游人香客如织,各处信士虔诚而来,叩头拜佛,上香抽签,重温善念,再结善缘,寻求寄托,每月初一十五尤甚。每年三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观音生日之时,更是盛况空前。

接官亭附近近有两所不一般的学校——攸县一中中和震林中学。一中前身为清朝“震阳书院”,创办于1883年,后更名为“东山书院”,1902年改为公立“南云学堂”,始办现代新学,1958年正式更名为攸县第一中学,现在是全省示范性高级中学之一。一中东临洚水,南傍灵龟峰,占地400亩,校园平地有丘壑,古木参天,曲径通幽,古朴之中见雅气,静穆之处藏灵气,“砺志崇德,博学笃行”的氛围甚浓。曾走出唐有章、蔡仪、陈旭榜、周玉书、刘远节等许多英才。震林中学是2014年新建,是一所公立初级中学,实际是攸县第五中学和城关中学合并而成。

两所学校毗邻而居,学子数千,那些洋溢青春气息的面孔,那些年轻矫健的身影,总是在接官亭的街道巷子路口等各处显现;还有那些站讲台、摸粉笔、说话沉静神情斯文的人,当他们放下教鞭,因为柴米油盐走出校门,暂且落入俗务俗事的时候,都可见得到真诚的实在,可贵的谦逊,少有的低调和让人敬佩的学养。那些陪读的家长,就在接官亭的某户人家租了房子,安营扎寨,一心一意“服侍”好寒窗苦学的人,且视自己当下所为是最光荣的事情。高考“高中”了,欢天喜地,憋了多时的那一句终于吐出来:接官亭,你没亏我!要是有所差池,心有不甘,也吐一句:接官亭,过了暑假我再!

多少年来,几多学子,从接官亭起步,走进梦想的大学校园,开启他们实在而又美丽的人生!

凡与求学求知,学识教养文化有关的所有元素,在接官亭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都不缺少,这些人文学者的长



旧事

那时那屋那茅匠

陈青延

茅匠,是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在乡间出现的一种职业。那时候,处在贫穷之中的农村,农民的住房大都是泥砖或芦苇做墙壁,稻草盖屋顶的茅草屋。茅匠这一职业便在那时的乡间悄然兴起。

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生活,对乡间茅匠师傅那种辛苦的劳作是最熟悉的了。

乡间的茅草屋,经过风吹雨打,日晒雨露,屋顶上盖的稻草,年复一年大多数会沤烂漏雨,需要茅匠师傅每年搭楼梯上屋,将那些沤烂了的起了屋毛虫的稻草掀了下来,再再盖上一层新的稻草。

茅匠师傅盖茅屋,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儿。手艺没有到功的茅匠,盖新的稻草以后,茅屋一般先期几天因茅草松弛漏雨,待茅草沉积紧实后才不会再漏雨。技术到功的茅匠盖新稻草的茅屋一般先期是不会漏雨的。

那时候,农民居住在茅草屋里有两怕,一是怕下雨之前,突然狂风大作,把屋顶上的稻草给掀走,吹得漫天飞舞,大雨来了屋漏水;二是怕天干物燥,左右邻居不小心发生火灾,殃及自家。

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,狂风大作的时候,农人们都会搭着楼梯,搬些石头、砖头和木头,爬上屋顶,给那些被风吹得起鼓的稻草压上,不让风掀走。

如果大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了,把农民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走了一些,大雨来了,屋里就会漏雨。这样一来,就会害苦农人们。不管他们是在地里劳作,还是夜半三更在床上睡觉,都

会急急忙忙拿用提桶、脚盆和脸盆,接屋里的漏雨。

蚊帐上、灶台上、书桌上和米桶上,到处都是接雨水的盆子和桶子。没来得及接漏雨的农户家,屋里的泥巴地上,一阵大雨过后,水汪汪一片,撑得了船。

雨过天晴以后,大家就会请来茅匠师傅上屋顶。那时候,茅匠师傅还是少不得的。

茅匠师傅吃的百家饭,他在哪家做事,中饭晚饭都吃哪家的。茅匠师傅上房以后,主人家就有人在下面捆稻草,一捆一捆地往上面抛,茅匠师傅就在屋上伸出双手一捆一捆地接。

碰上寡妇家或有没出阁的姑娘的家里请茅匠师傅上门盖屋,那就是会别有一番情调。寡妇或姑娘在屋下抛稻草,茅匠师傅在屋上就会边接稻草边说顺口溜:“妹妹抛草呀,哥接草,一头意呀,一头情,哥愿天天伴着妹妹行……”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那时候,农村除精神生活之外,物质条件也极度匮乏。就连盖新稻草时掀下沤烂的屋茅草,尽管屋毛虫一窝窝的,但农民都舍不得挑去沤肥料,而是放在禾场上,散开,晒干,用来做成草把子,当柴烧了。那时,能源紧张,买不到煤炭!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一转眼,几十年过去了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旧貌换了新颜!“那时那屋那茅匠”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了,在农村里,农民居住的住房都是砖瓦房和楼房了,农民的生活是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了!

老照片



曾经,喜欢说“天长地久”

周慧文

那时,我们正值青春妙龄。

一个班念书,每天一起捧着书本去上课,一前一后坐着,有什么问题一起讨论,课后一起端着饭盒去食堂,打同样的菜,饭后一起散步聊天,晚上挤一张床上,叽里呱啦说个不停,老师在窗外几次催促安静下来后,仍要躲在被窝里头靠着头窃窃私语。休息日,要么相约不回家,一起在学校度过,要么同去她家或我家。完全相信“你是风儿我是沙,缠缠绵绵绕天涯”。

那年头,父母给我一星期的生活费才两元,只能用于在学校食堂一星期的伙食开销。但有天傍晚,学校来了个照相的师傅,在我们去食堂的路上,兜揽生意。首先,我们自然是没想过照相的,当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张漂亮的照片时,二人几乎是同时眼前一亮,相视一笑,马上把饭盒送回寝室;然后把师傅带到学校后山上,那是我们每天散步的地方,也是我们课余时间的好地方,那里还有我们一起挖土栽种的一棵小松树。当时我们两个人坐下来照相时,因为松树太小,在杂草丛中,师傅没有照出来,其实小松树就在我们的身旁。

照完后,我们要求师傅帮忙在照片上写点什么,师傅当时提议写“好姐妹”“让友谊长存”,我俩考虑了下,决定写“友谊天长地久”,拿到相片后,也许还真想检验下这段友谊能否天长地久,居然在相片后自己用钢笔写下了“1988年1月”,这应该是我现存几张纸盒相片中,唯一在后标注拍摄时间的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一个初中生,而且是在只有几间茅草屋的家庭长大的孩子,我的好友居然做了卷发,如果不是有这张相片为证,我是不会相信的,想必今天她自己也不会相信。想当初她的这个卷发被很多老师、家长说过,这可是“不爱学习,吊儿郎当,将来没出息”的依据啊,但当初就学习成绩特好的她,并没有学坏,而是一路考到了研究生。这是不是也证明了青春时期爱美与爱学习并不相悖。

此时,我们已到知命之年。友情、爱情,曾经年少时企盼的是天长地久,现在相信因缘际会或是跟着感觉走。

小学毕业后,那个暑假我去舅舅家,她来“姑姑”家应该是很频繁的,那时我们一定以为友情会天长地久。后来,每一次手捧夹着塑料花的书本阅读时,会想起她,每一次拿起口琴把小方帕一层层摊开时,会想到她。但直到今天,三十多年青春时光一晃而过,忙应该实在不足为借口,路途遥远更不成立,因为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,居然我们自小学毕业那个暑假后再也没见过面。

时光一晃三十多年,我们从懵懂少女走向了半百,也是为数不多的走